田亭草

送同年宋鑑弦之任宿遷序

宿遷瀕河邑也頃者淮河泛溢[illegible][illegible]之地環瀦之瀰馮夷蕩而據之其遺黎漂泊相率向高埠露棲焉稍間則編茅自覆而掇其殘椽頹棟縛為筏以濟往來令晨夕坐堂皇衝泥濡屐而理簿書堂以下奔走供役者皆徒跣泆趾猶惴惴夙夜有為魚之懼蓋上下之間孔亟已同年益都宋君謁選人而得茲令過黃生問政焉心冲冲其有憂舌噤噤而言不出也夫河患非始自今日而自古禦災捍患則令之責獨重水工漕卒咸引繩操畚而奉成畫魏鄴令西門豹止河

伯娶婦其事奇譎然能鑿十二渠經絕馳道不但遂其害而已且坐收其利焉漢陽武令張汜浚儀令樂俊皆出謀發慮佐縣官之急而河堤謁者亦藉以成功今　天子遣司空總河防事視漢行河使其責成特切而又有分署起部董役丞倅以羽翼贊襄之於守土之吏無專責君無煩過慮第余誦漢帝瓠子之歌廷臣師丹等諸疏嘆河伯之不仁哀黔黎之愁苦一何敦惻懇摯而列專城秉鉞躬為民父母者也方今耕稼失業室家仳離中谷有推之嗟何以拯之遑望樂土棄其田里家族緜緜葛藟之嘆何以輯之信

鍤如雲揮汗如雨胼手胝足息肩無期魴魚頳尾之瘁何以甦之欲為河南之賑卹而屈於無可因之資欲為膠東之勞來而苦於無可綏之民嗟乎亦難甚矣君所為朝受命夕飲冰而凜凜焉美錦學製是懼者也抑虞詡有言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則今日之謂矣余與君同舉南宮又同師門相與周旋之日久睹其沉毅簡默與談天下事吶吶若不能出口每一發則秩秩有度若張機省括罔弗命中者余固知君之無難宿遷也又知宿遷之民果得恃君為命也余闇淺烏能知政君開朗若

素習亦無煩問譜於他氏矣

摩訶菴聽琴詩序

都城外之名爲佛地者其殿宇壯麗房廊繡錯往往爲冠紳之所鄰憩遨士之所麇集雖名淨土實塵囂也惟摩訶菴遠離坌囂最稱幽靚余偕蘭谿趙太史會稽羅太史乘休沐之暇聯鑣携蔬往游焉而永嘉湯山人亦以期會至主僧靜上人年耄矣白眉覆睫聰明不衰其徒僧無絃蓋能琴者也余見而問曰陶徵士畜無絃琴一張每客至有酒輙拊弄爲適上人之意良有取爾乎無絃對曰某何敢僭踰弟竊擬無生無住之旨耳余笑而頷之靜上人與余輩對榻閑

目坐久之而小沙彌報午餉矣余輩出所携蔬茹與香廚之供不分主賓會食罷上人方與余輩譚心經因及天台止觀法是時秋光方半雲淡天高萬籟與群囂俱寂湯山人起語僧無絃曰佳哉招提風景有琴不鳴有客無詩柰兩相負何請主人鳴琴一曲客賦詩爲和焦桐毛穎各自成聲亦一時勝趣也於是僧無絃拂几焚香援琴而鼓之如風生蘋末泉落幽澗又如玄鶴嘹唳於九天也商聲冷冷餘韻嫋嫋令人煩襟頓滌機事俱忘曲終逾時而余輩詩亦就矣趙太史顧謂余曰子其序之曾夕陽在樹方爲之一[illegible]

廻促騎言歸越明日而爲之序曰夫古昔詠琴之詩洪洋纚纚矣韓文公聽穎師彈琴之作獨爲蘇文忠所賛羡而六一居士則以爲琵琶詩也吳僧義海又不謂然由今取其詩頌之則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壯士赴敵場僧義海謂琴之柔和謦欬於茲焉取象夫琴雅音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操拘幽者其心戚操越裳者其心喜操履霜者其心哀伯牙志在泰山流水鍾子期聽音而審之洞然如見藉令日据禪榻而使兒女昵昵壯士軒昂之態盡然動盪於琴聲寧不羞西方大士也韓文公性悻直

不喜佛亦自不喜僧諸所贈貽多詆侮詬厲之氣即
如盜席婢娟呼盧高唱所爲贈靈師詩者幾於嫚罵
矣而聽琴之詩其詞隱厥後居潮陽之日乃始降心
於太顛延訪殷勤頌慕道德豈其遷謫抑鬱之意託
於釋氏以自遣耶抑顛師品詣遠非太顛之儔偶足
貽其譏誚耶余觀静上人具嚴戒律於諸經内典特
爲精詣無絃上人承其衣鉢恪遵而慎操之即一彈
一曲得心應手其和旣淒清余輩所咏詩具矣未易
與流俗人道也進之則無聲之琴在所訓無生無住
之真氏質之静上人

卧雲堂集序

卧雲堂集抱朴先生作也先生仕為給事中事
肅皇帝會　肅皇帝方督過言官先生被嚴譴歸非
其罪也歸則啟門距躍枕石漱流以詩酒自娛適自
號曰朴里子其鄉之人稱之曰抱朴先生云先生歿
若干年趙太史公子鳳梧其壻也以試事詣京師因
謁余序先生集余稍暇乃寓目焉則趙太史業已序
其後矣太史耿介慎許可其言故足重也又烏用不
穀之言為之疣贅而矧借弁其端耶固辭不獲乃援
筆序之曰夫古今豪傑遭擯抑於時者詎可一二數

哉其瑰瑋磊落之才果毅精銳之氣稸而無所用往往放宕山水寄情篇什以自呈洩其音譬諸純鈞之劒在匣則鳴騂騮之產伏櫪則嘶勢不得不爾也顧臨風弔古效顰於離騷托物興悲濫觴於賦鵩擬昔玩今沿襲於客難才情雖富而感憤殊深模冶雖工而性真未適則窮通得喪尚足以滑其和故也余聞先生骯髒不群自其為令時已慕古循良不能隨俗俛仰居諫垣未幾耳借劒裂衣麻有待而發既不幸蚤廢又復以沉淪屏棄終其身夫孰不為之扼腕哉由今觀先生集類和澹冲融無憤世不平之態乃其禱

詞鑄意不必一一步驟古人而矩矱精神森焉具足彼其蚤謝世氛游情物外有觸斯動天倪自和固宜其冲然蔚然若此已豈與夫憨紆惜遇藉資唇吻者競工拙較低昂也盖昔韓昌黎氏誌栁子厚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世余謂子厚克自名於文詞者匪弟以窮極之故即愚溪愚谷偃仰棲遅已潜消其懐爵祿賡賞之念神常凝而氣不耗梓慶所謂其巧專者也先生未究之志誠盖與子厚伍乃其窮於遇而昌於言也得徵相類與先生姓鄭氏名國賓浙之蘭谿人登嘉靖庚戌進

士

送州貳守陳君懋甫之任序

自余上公車則識上舍陳君懋甫君慷慨磊落讀先人別駕公遺書習制舉業與燕趙士角不利乃輸粟入國學歷幾游海內豪儁以成其名嘗識余邂逅閭則把臂大噱曰先生天下士也願北面稱弟子時時過余旅舍且示以所為詩若干首余讀而美之則強延以為上客曰吾不敢推毋於陸故唐人之行卷未備而君優為之且非大曆以後語吾倘徼寸進願結社焉余叨弟之數月君謁選為汝州同知請余曰某昔為貲生猶有異也今為貲郎矣貲郎之為世輕所

由來日久先生能使之重乎夫世之輕貲郎也為其徵貲賤權子毋百方以牟奇羨視賈竪埒耳又不然則稍稍知自愛以貲售而以官償也卜式願輸家助邊漢帝弗許及其助河南守賑貸也拜為郎使之牧羊豈惟輕式且輕郎矣黃霸入穀沉黎補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然而式令緱氏則緱氏便之令成皐則將漕最霸以察廉為均輸長又察廉為太守丞其究竟奚若且無論已夫輕與重何常之有州貳守副師帥於一方汝洲又中原善地也所統縣四叟役長吏望顏色而

奉唯諾若皆甲第鄉書之彥勢不安為貳守下君奉天子命業已儼然稱吏民表視漢帝之待卜式馮翊之待黃霸其軒輕孰多君志士也渠心厲行知不為齷齪牟利以自夷於賈豎之儔令茲行弟勉之勿弟以跼蹐謙挹為能其官勿蓄縮覬望受若直而怠若職上官察君賢且將有厚委焉守且以君為輔車是利刃剸割駿騕馳騁之日也顧君自為重耳余之言何足重君乃至溺情賡唱流連光景此白江州事亦非君所得為矣

別自然上人序

自然上人蓋住持栢林寺寺居都城東偏其梵殿不甚崇閎禪房落落緇流稀簡遊人罕有闚焉者余病脾厭苦煩囂又祝融司天日坐旅邸如甑就寺中假十笏之地居焉上人時時問余無恙且設蒲團對余跏趺坐授以吐納導引法稍間則為余言曰區區邯鄲人也燕趙間貧民睹閭里有天閹供奉者其光啟烜赫財貨充羸恒嘖嘖豔羨之家有餘子即棄其一為閹人冀為它時得志地吾自幼年輒見棄於父母矣稍長則以援附於大閹之門弗録也嘗逐隊就闕

廷之選又弗録也乃匍匐謁慈寺長老寺長老一見
而憐之曰此其天資朴愿可語西方教者教之誦經
教之禮識諸儀爲祝髮披緇而授牒爲夫以
聖天子覆壽萬國望闕廷希自獻者何限至使區區
一身跼蹐無所容惟空王之門其宏濶乃爾寺齋糧
故瘠非冬夏裘葛朝夕饔飧並取給焉已犬馬齒今
八十有二矣竊聞禁庭供奉之人有作姦犯科拘囚
犴狴者有奔走唯諾弗稱旨痛遭箠撻者有身殁未
寒同黨攫其貲槖分之宗戚厮役赤手迸竄不得名
一錢者吾老蘭若中瀟散齒削六十餘年如一日也

一身之外何求矣蓋上人之言如此上人所服習者心經金剛經日置案頭曰脩持是足矣於它經不務旁涉其持齋特嚴治豆麥飯及諸蔬茹又特精嘗招余食或餉余余食而甘之謂膏梁且遜味上人咲曰人情濃戲思淡淡即思濃覺之淡者易厭勿忘可耳余聞其言大稱善若指覺路而醒迷途蔭法雲而凉火宅也居久之大火西流金飈薦爽余得請且南旋上人謂余曰太史公行矣何以教我夫世儒多言譚佛謂其教尚虛無不着塵滓說者謂經不費思議然而閑聖道者闢之余與上人居兩閱月凡上人所為

余言籌身世之重輕劑濃淡之欣厭其大指暗與儒者合未聞僧浩初之遇柳子厚僧太顛之遇韓退之其往來論議有當于彼心如此也余抱痾久謝筆研第次上人所語余者為別倘棲遲海濱猶有起色着一再易寒暑且叩禪關而乞言矣

郡推李公奏績序

古今所稱循吏率以良守令當之夫吏遵職循理譬則御之銜轡匠之繩墨循而奉之故控縱如意而疾徐應心豈惟守與令宜爾哉史遷氏作循吏傳上下數千載間如單父中牟晉陽漳鄴諸良令悉未遑標紀乃至鑄刑書之鄭僑石奢李離之堅直廉正不撓法私其身得褒然簡編貽聲光于後禩此其意淵乎微矣今夫嘽緩啇好莫和于樂武健擊斷莫峻于刑然二者相遼若蒼與素顧黃鍾大呂諸管名之曰律法家理官氏所競三千之屬亦名之曰律是遵何說

也語有之粮莠弗鋤嘉穀弗長奸宄弗戢良善弗安
先王懸祥刑以恵嘉師其禁罔嚴容易避難犯弗以
殭豪假貸弗以私臆低昂比附駁覈如程銖両較合
龠而累之于秬黍廼其哀矜惻怛刑期無刑德意旁
流不啻太和之溢盪已又孰謂法家理官不得名循
吏也史遷氏之傳有旨哉粵東李公司理吾郡者三
閱載矣公性素方嚴持重聽事善斷而操之以廉平
而造在前輒出片言立剖之吏胥抱牒受成不敢攝
一眦捽一吻為舞文計即單詞摭說為公得情者咸
自謂不枉而公猶盎然哀矜勿喜之念

以來察不為鉤距嚴不為鷙擊而閭閻無韓孺翁伯
之俠鉅姓無瞯氏原褚之豪闔郡有于公張尉之頌
即令史氏握管而傳循吏舍公其奚以矣臺使者廉
公賢恒借視邑篆闔中有大讞議必移公主之所至
頌德口碑籍甚豈第智效一官澤被一郡而止哉公
令且以奏績行矣先是郡大夫無論長貳凡以職事
滿考者上功狀兩臺差次其治行操牘馳奏移狀于
銓司未始詣闕下也詣闕下自頃歲始夫一郡之兵
刑錢穀亦繁夥矣自郡丞而下各有司存每邑令長
缺輙傳檄以攝令此寧有冗散餘閒哉 聖天子端

居九重明見萬里環中外效職之吏良楛勤惰可以燭照衡度而徒令虛曠職守馳騁脩途此何益殿最矣邇臺臣建白請許陪京諸臣移牒上績期在祛費養廉省彌文圖實效顧格於部議竟報聞罷欲破拘攣之說難哉今此吾郡士民所為依戀悵望而不能旦夕釋公者也郡邑文學博士區君革詣黃生請言為公賀黃生方乞假里居蓋於公德政日濡染而渥承之固謬為序述如此非黃生之言而七邑士民之言也

㮋溪陳氏族譜序

㮋溪之陳為南安望族余所睹自侍御公而下策名天府者凡若干人嗣興且未艾已族故有譜創自太學介石君顧義例未備未壽諸梓也今閱世繁衍當以次續增矣僉憲志齋君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官中外有聲以直道丞廢爰于衡茅棲息之暇纂輯緒系搜羅故實續成為諜諸族人將鍥以示後而屬黄生序其端黄生曰夫家譜之所自設也非原原本本之義哉今夫江發源於岷山河發源於崑崙支分派別百折迂迴以滙歸于海始乎微卒乎鉅矣乃記禮者

曰祭川先河而後海重本也人之生也必本乎祖洎其初直一人之身耳而蕃育綿蔓至不可勝詰譜牒弗具即本始奚稽焉隋唐而上家有譜系官有簿狀婚姻選舉率視爲等差歷代並設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用博雅碩儒知譔譜事考定詳覈藏于秘閣副在左戶五季以後其書散佚即華胄家已廢闕相沿矣夫由吾身泝而上之旁而及之又衍而下之如水之有源源之有流渟蓄奔湍莫可壅閼追遠篤親之誼所繫於譜牒者豈其微哉直謂非婚姻選舉所繫也遂闕焉弗講亦闇於大較甚矣蹇駿編戶沽買

勿論乃貴人達官才力德惠足以澤群姓豪家右族殫精竭思廣營厚殖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顧獨于其所自始忽焉罔畱念也不幾於倒行逆施也哉今僉憲君自謝事岩居輒已仡仡編摩稡成茲譜一開卷而世次具在不待歲時蜡社婚姻宴集而祖先之靈爽子姓之恩禮如對越揖讓於一堂也此於追遠篤親之情厚矣盖古今所稱世譜惟蘇明允歐陽永叔氏最著永叔依漢年表明允以大宗小宗為序意見各異要以遡原本序昭穆均耳君酌古著例詳而不蕪嚴而有體即其書行于一姓而徵往詔來致足術

也余讀所自為序備矣文何能置喙抑聞永叔氏之言曰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廉以居官學以立身行于其躬教于子孫而世守勿失此僉憲君著譜意乎謹述此于篇端俾陳氏裔胤相與勗勉之云

侍御詹咫亭君贈言序

余竊祿京邸時咫亭詹君以南海良令徵入爲御史並侍直禁闥追隨後先居常相得驩甚君英邁慷慨目天下事若不足爲余睹其意氣踔厲譚議鯁切輒歛衽避其鋒鍔　主上聖明朝政無闕君獨蒿目其間有憂治危明意累疏陳時事規摘無隱　上皆嘉納之已巳夏乃以言事忤　上旨廷杖放還時余方抱痾請告聞君創甚徬徨不知所出日遣視三四輩幸爾無恙竟不獲握手以別已而得請南旋與君先後抵里君家居杜門躭僻以書史文籍自娛搆小亭

囑哦其下謝絕賓客有蘇子由氏叢竹亭之趣惟余至輒下一榻對談竟日靡倦余蹤拙樗散無補明時其意氣又不足以望君君謬有取焉乃捫心顧影則私竊媿汗下矣一日搜其篋見士大夫贈言甚盛余同年館中別爲一帙而同邑李穆之君序之請携歸讀焉君謂余曰忠臣之名古人弗願故有立朝敢諫而焚疏削藁懼以其直自標也區區不識忌諱取譴聖朝諸公復贈之言猶持鐸而鳴諸市是益其罪戾也故藏之私篋不敢以視人久矣君何勞觀焉余謂自古聖明之世以忠諫獲罪者豈尠乃贈言之起莫

盛於唇子方即所膾炙人口者雖至今五尺童子猶手披而口誦也當其批鱗觸怒禍出不測旁觀者宜懼將及顧詠歌倡和不以為虞此蓋類之同聲熙朝之美事例不幾時而諫院之召下矣昔日之譴其何累于聖明也君今日所處實類乎是 主上頃之且賜環矣君其無以為諱也哉因書其後以待余言之驗云

殷老師壽序

蓋昔隆慶戊辰小子鳳翔輩同舉于南宮則吾師歷城殷先生與淮南李先生並典試事殷先生以經術事 莊皇帝潛邸比 莊皇帝嗣統諸潛邸舊學皆次第入黄扉揀政先生獨最後入入垂旬歲而遂致其事歸當先生官大宗伯掌篆宮端也嘗疏陳時政大畧謂伉慷論事之臣多見摧斥非所以率厲忠諫培植材賢宜特賜優容錄用又謂國家財計詘之法當節冗抑浮而行法必自貴近始大指在裁抑中貴人乃所薦言官如石給諫星詹御史仰庇皆以譏彈

城社為所齮齕者也先生夙有公輔望或謂先生宜稍委蛇其道與世俗沉浮即執政可旦夕致何若採驪頷之珠排虎豹之關徒令群小仄目先生听然笑曰道固如是癸差行一意不少恤也一時朝士則以此益屬心先生先生竟用舊學恩得大拜人情贊於麥卜謂不然哉先生在黃扉未久而是時秉軸者方兼掌銓衡勢軼張甚惟意所嗛輙嗾群不逞擠之淮南李先生已懸輿避去而忌者擠先生尤力先生不欲以寡援之勢逆嬰其鋒累疏自引退已乃遂堅卧不出　上溫旨慰諭者再四然知其去志決不[illegible]

矣乃勑賜廩輿給傳歸歸而閉戶讀書間從二三同志譚性命之學即以師友造化粃糠人世澹如也先生天性和易不屑為町畦處儔侶中于于焉不爲遅其愛惜善類常爲之延譽汲引如恐弗及昔所稱休休有容不過若此乃至立朝進退大節則確然無所阿避雖處子未足喻其修貢育未足喻其奮也人咸以先生未究其用爲之慨惋云今先生年六十距其致政之日十餘年所矣鄉之忩脽怙權以排擠先生者其人今安在其聲光氣燄亦如太空之浮雲燎原之灰燼隨以澌盡無餘而先生巍然巋然與泰山並

峙松栢競秀海內人士之傾心翹首者慕其言行以爲耆龜冀其德澤以爲霖雨又誰不祝願樂道之昔杜祁公在睢陽富鄭公在西都榮施至今能令人艷羨顧彼兩公者皆年躋耆耋乃始謝事遺榮方先生歸休之年古人所用服官政者也即旦暮者奪謝傳之東山而還諸廊廟其取適於巖壑也亦已多矣矧先生家居日久又非徒寄傲山水怡情宴咏已也盖老氏有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小子常朝夕哦頌竊謂老氏之言壽其精實與衍可操爲符劵者宜莫如斯語而谷神玄牝

知子守毋之說不與焉夫以德之長爲壽以修之家鄉爲國與天下則先生是巳謹遙陳之用効眉壽無疆之祝

纂修家譜序

夫論世於家者徵諸譜在晉宋時選舉之途觭尚門閥而譜始重至唐貞觀中詔高士廉等賫天下譜牒參檢真僞誤爲氏族誌即選舉不問而譜又未始不重乃李盧諸族有熏心勢賄通譜僞宗爲一時嗤笑者而譜始輕要以追本始教敦睦則譜又最重其誰能輕視之也我黃氏世居城西南自勝國迄今詩書禮樂載德惟舊學博公基之令尹公衍之令尹公起家制科宰兩邑皆著賢聲載在浙志顧遺澤浹于士民而獨不能庇其孫子身歿之後宗祊中微家乗荒

闕子孫幾不識其先如籍譚族伯梅江公壽八十餘能言先世事手輯宗支世次授先中允府君府君以授不肖翔曰此小子事也翔時方爲諸生輙毣毣心識之比叨第謁告歸按譜編録綴以論纂先府君稍加寘定奉而藏之篋中擬壽諸梓有待也頃者搨而讀之則蟫蠹侵蝕殘簡僅存不覺憮然嘆曰邅延之日久矣餘生幾何能無負我先君德意爰再加訂正續所未備事貴覈不貴飾詞貴簡不貴繁首世系次誌傳又次先塋又次綸命而戶役終焉篇帙成付剞劂殺青以遍示諸子姓夫蔦蘿之刺識者傷之蘇明

允族譜引云親生於服服盡則親盡喜不慶憂不弔
判若塗人此譜所以作也我黃氏之登茲譜也閱世
十有三矣自逆齋公而上四世而傳一子幾同於嗜
郢之楊氏今九世而下不肖翔儼然爲之長即云多
服盡之親而簮塋拜瞻戶役供事則歲時共之未至
如塗人之不相識翔竊祿以來愧不能効江州之會
食姑蘇之義田惟是吉凶慶弔頗殫心力諸以緩急
相抵者咸竭蹶應焉而勵共勤戒惰佚又諄諄然附
古直道諸子姓亦信而從之夫恩意稠洽雖疎可親
德義相先雖微必振是在勉之而已茲譜之所爲重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謹書此以勗後之人

送比部大夫吳平山君治獄江北序

夫先王之制刑也豈不誠甚重之哉三代而上其法簡三代而下其法繁蓋少皡之爽鳩氏與夫有虞之士師其官固不必備逮于成周始命司寇掌邦禁而置其屬隷之朝士典其內訝士典其外自司刑司刺諸屬各以所職賛司寇者總總林林衆矣世降俗趨異章服畫衣冠之法既不足以為僇故吏議日影而其法不得不漸趨於詳然所謂敬爾由獄之戒與夫好生欽恤之仁誠不以法之詳畧異也我　國家設比部尚書主四方刑獄即周官司寇率屬之遺意其在

江南北關內外歲遣部使者即訊焉乃始論報如法蓋用刑之際若斯其慎也顧今之四方之獄夫既或治之矣縣上其獄詞于郡郡上其獄詞于直指使而是直指使者肩一方之責至繁鉅也計日課成譬之馳傳驟騁其勢宜有所不遑給遂乃從一二郡司理而授之事郡司理又安所得暇力哉陰為耳目於上而陽飾彌縫於下簿書尺牘棼然叢積時取郡縣獄詞繙閱之覺其章功甚著兩造不具已委之莫可究詰問或有所覆按則亦第毛舉一二取具文例而止直指使主畫諾受成焉即有含[illegible]自其覆盆者

亦孰從而辨之是故部使者之遣將與直指使爭是非者也然而部使者之視直指使其權力不相埒矣無論旁觀者之軒輕何如即忖其所自處亦且將歛手讓焉是又當晝諾於直指使而後可也此豈朝廷設官意哉自古貞臣豪士為國家守三尺法者其陳義凛然不撓故犯法可誅則天子不得宥犯驛可罰則天子不得刑矧吾奉璽書與共事一方而獨阿邑唯諾惵於為異同也亦盭於古之所謂善執法者矣昔人有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均無憾也未嘗求之憾矣以免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抑首闒靡

以于天地之和朝廷設官雖繁其文將安用之耶是歲秋七月比部奏遣治獄使而吳大夫平山君當有事於江北余識君質行卓犖其議論常依名節在刑曹幾三載精比慎讞翕然以明允著稱法所必加不爲干請屈也茲行也匪直循故事往矣鄙人翔性素迂迂謬使典筆札非其技也顧獨喜譚天下事因君之行遂不覺亹亹道之請余言者自馬子而下二十人則君與余所舉士也先是春禮闈之役余與君同以麟經典校閱麟經士入試者額殺於他經私心不無稍易之比與君晰夕見其籍爇燈兀坐至夜分哦哦

弗休旦辨色而興髮未及櫛而手不釋卷窮日之力靡少懈也余睹其如是乃始竦然有難色焉蓋君之臨事不苟此其一徵矣故曰茲行也匪直循故事往也

送張山人之寧夏序

唐時諸方鎮得自辟士士之挾奇抱藝不獲售於有司者輙辟置幕府與參謀畫久之乃疏請于朝俾通籍中外漸躋崇顯與明經進士諸科方軌並騖至有兩鎮互辟爭得之以為重爭之而不得則蓄忿娟忌尋端排斥以快其私亦或有感奮知遇畢慮委心逮其褫權失勢猶裵回依戀不忍負愧於翟公之門終其身泛梗漂萍雖阨窮而靡悔士為知己者死誼固然耳今國家仕進之途操之自上卑占落魄之士率研鑽風雅肈悅詞章遨遊公卿間以自衒達權貴人

之好士者間亦延致之無掌書記之名而有其實無入幕計事備吻游揚之實而有其名彼所爲德於士者不過篚筐之贈遺逢蒿之霑潤已耳士亦以此趨之望門墻而企聲光者踵踵也間亦以意氣之投締爲石交然未聞有汲汲求士若也山人張君伯揚浙西士也寓京師凡五六載諸朝紳及外吏謁銓者咸樂與之遊佳勝之宴集詩篇之唱和非得君不懽也是歲中丞羅公自寧夏以書幣招君君善爲詩即所酬荅尺牘亦翩翩有雅致寓居蕭寺與梵貝瓶鉢昕夕爲徒其游諸縉紳間口不問温寒之謝心不關田

賫之隙雍容拱默而已即有念君資斧欲為之地者
絕不以居間之說進也以故交游重之羅中丞之招
君也倘亦聞所聞而來耶韓昌黎有云先達之士與
後進之士恒兩相求而不相值君覊棲抱拙於中丞
公無及門之請謁左右之先容中丞公顧千里貽書
碩羅置幕下也孰謂兩相值之難哉君其促裝行矣
寧夏為西陲重鎮宋時趙元昊所竊據跳梁以抗衡
上國者今直以節使涖之而四封晏然又屬單于解
辮控弦射鵰之卒不敢延頸南向帷幄折衝自有成
畫無待君為借箸君茲行也登賀蘭山沿河壖眺望

訪熙寧元豐間攻戰故壘思韓范經畧西夏之遺烈躊躇弔古所揮毫賦咏當滿奚囊中丞公軍府餘閒倘亦互相酬唱吟塞下之曲擬鐃吹之詞其意氣曰紓其籌邊也暇而能整君之所以報知已於是乎在矣

送大行謝君使琉球序

萬曆四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永請襲厥父尚元爵福建撫臣覈其事以聞于朝 上俞禮官請遣使臣捧勑封之而大行長樂謝君副給諫滇南蕭君將命以往琉球國窮海中僻在東南隅是漢魏之所不能臣而勝國之所不能招者也其稽首奉琛乞封稱藩則自我朝始故事使臣受命者咸治裝餙纜于閩海間而謝君又閩人也閩有黃生聞其當行乃策馬詣之抵掌而咲曰有是哉壯遊耶余生長海濱于海上事見聞最狎每騁屐縱步不數里而陟島嶼之巔時

睹輕航競逐巨舸縱横儵忽往還于洪濤中若履康逵而駒熟路輙習習然兩腋風舉也辛酉登省試屬莆陽告警道梗弗達遂乃覓舟南日泛海以歸蓋自莆抵吾郡其爲程者以三日計余暮發海涯朝泊江阜假鵬翼之風僅一宿耳當其一葦凌空水月交映僕夫酣卧榜人喧呼余倚蓬牕寓目焉傲然有蝘蜓蛟龍杯勺溟渤之氣自謂天下勝遊不壯於是矣矧君兹行也又以王事往也昔在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蓋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至今侈之以爲美談今　天子睿聖遠邁周成王湛恩麗

洪威令烜赫自暘谷之宅訖于濛汜之涯靡弗沾且
被也頃者憫兩淮生靈之困命官治河以紓民患則
海若効順二水安流擬諸越裳氏所稱不啻過矣君
今持旌函詔俯涖遠夷而以　天子之寵靈將之當
使風伯揚帆波臣鼓棹起蚌珠而夜燭驅鷁首以星
馳俾遐方絕域知我國家之威靈其四塞磅礴若是
竣事之日還報闕下籍其山川坦阻習俗異同與夫
耳目所覩聞者而觧次之上昭無外之化下紀寥廓
之觀以永垂於不朽田視余所道其猶井鼃之見也
哉君之僚友相與重其別也徵余言為贈余謂君卑

犖豪爽其氣邁而意閒不宜作兒女呫囁語重爲君所哂故直書前所云者以備其事使蕭給諫君見之亦當一莞爾也

封宮諭羅望湖翁伉儷並壽七袠序

隆慶戊辰黃生鳳翔登會稽羅一甫氏榜相與締
異姓昆弟之好因獲謁于望湖翁時翁方就養京邸
與沈宜人偕至小子翔旦暮侍刺恩與謁莫獲一見
見其貌溫而氣和譚天下事纚纚然有緒蓋恂恂一儒
生也居無何輒爾戒歸一甫君頓首請願獲稍假晨
夕翁啞然笑曰夫茲地也可以托宿而不可以久處
我聞之德人馮閎翔廓浮游乎四方動則虛舟居則
逆旅安用是匏繫者為哉竟趣裝去黃生與一甫君
雖並登宦籍乎乃往往余南而君北余北則君南若

而相避然惟歲時從諸生謁翁無恙是歲翁復至自
會稽諸與羅君游者相告持脯贄往翁捷户固辭即
黃生不令一望見顏色又未閱月而輒南歸其貺寂
不繫類如此一甫君在詞垣燁有時望顧自通籍後
邅延十有四載官不過為郎耳或乃旁睨而竊哂之
曰夫夫也將陸沉一官者君聞之殊忻然意得也余
與君直禁掖朝夕過從時輒誦東方朔客難楊子雲
解嘲博君一噱翁居閒則謂一甫君曰夫古稱宦海
士君子涉世猶之操舟也余橫江度淮溯淮入河者
再矣每餉艘商舶與巨波洪濤相上下有迅飈疾遄

逆曳而前者有屏以方順竭蹶而趨者余觀其心甚奮氣甚厲競于先登頗牆摧枕裂而覆溺隨之余申戒榜人寧淹毋迅寧退毋競用能涉萬里歷艱阻以無它虞夫仕宦亦類此矣惟恬惟澹可以致遠小子識之一甫君唯唯奉教仍復為黃生稱述其言黃生則嘖嘖嘆羡為夫望湖翁者直達于仕宦之理哉乃其指與養生通矣古今言達生者本諸漆園吏要在恬澹寂漠動與天行以完其真故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不刻意而高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夫漆園吏之達生固所以善養生也夫輓近世澆淳斲樸

營精於失得設械於窖窔之純白弗全形神日耗此夫日罹於柴柵徽纆而自以為適者也翁世居會稽之倉塘距郡城稍遠而翁性復坦夷韜戢日與諸朋舊為布衣遊足跡不輕涉城市即邦君縉紳有式其廬者望而逃之漠如也沈宜人亦甘澹泊與翁同德故一甫君無內顧慮服官恬素一如翁言是翁之所自為壽與一甫君之所以壽其親者詎不綿綿遠哉茲歲十月翁與沈宜人並壽七袠沈宜人方就其子養而翁獨家居小子鳳翔與二三兄弟馳詞會稽仍携壺觴詣一甫君上沈宜人壽也引滿巨酌竢待

樾參手南北指為賀曰是其南為老人星北為婺女星光芒燿煜交相映也一甫君亦大愉快哉二三兄弟有羨心矣

天恩追卹録序

聖天子踐阼之元年覃恩中外搜潛德録廢退之臣存者召用没者追卹俾言官訪覈惟稱故少司空仁和江公名具薦牘中制下廷臣議時論歙然韙之天子俞其請予贈工部尚書錫之祭葬以爲公寵榮先是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有聲振振乎大用矣在起部勞績尤著遭構誣解綬歸自筮仕而去位而家居終其身愿於輿論故有請召公者有請卹公者有白祀公于鄉者諸所襃美贊揚爛然難舉然其論之獲伸也僅什之一而其不獲伸也盖什之九至是而

公論始稱快云公子主事君圻彙次群議纂緝成編以制論冠焉名之曰 天恩追卹錄將登諸梓以示其同年友黃生曰子史氏也願爲我志之以祇揚休命以光昭先大夫令德黃生唯唯蓋自昔明盛之朝所爲甄別才賢獎酬勳勤者即殁世不令晻滅如杜公君之以事被徵馬文淵之中謗獲譴皆于其身後蒙滌雪褒嘉具載青史并與鮑永朱勃之奏疏而臚列之乃至楊喬疏薦孟嘗杜欽追訟馮奉世或不蒙采納或采議上矣又以事在先朝槩從阻格此則時之所遭偶際其不幸焉乃直道豈終泯於人心也

聖天子仁明至德洞燭海內譬諸日星炳燿即窮谷覆盆畢照真可謂千載一時顏傳稱司空公生平韜晦口不言功聞人有譽已者退然若弗勝推之惟恐不去已也今爲此舉以暴揚之倘非公地下意乎主事君捧以涕泣悲不自禁於是乎言曰茲録也匪直以揚先大夫之美已也念圻自先文昭公而下四世受國恩矣 聖天子察先大夫沉晦之後而褒之澤滋渥焉歿者與生者之感均無涯也愧駑劣無能伐報稱於萬一録以記之闡輿論之公示 天恩之重俾子若孫者永念焉所以啓君亦所以承父也嗟乎

皆哉主事君之言乎夫逮下者君之仁也効忠者臣之貞也繼述者子之孝也修此三者國家之利也君子于兹錄可以觀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書曰惟忠與孝爾乃邁迹自身江氏之子可謂永言矣矧吾君承文非自身始也家謂之世德國謂之世臣尚亦有利哉

許氏族譜序

昔班叔皮論史謂今之知古後之觀前胥此焉係夫家有譜牒類是以故開國承家者重之代必有人焉載筆編摩勒之為不刊之典史之體取義於華袞斧鉞而勸懲之機寓譜之意聯屬於根本枝葉而仁讓之化興其為用若不相通焉者然余觀蘇明允氏所著族譜亭記揭其漓俗頹風誘人最速者諄諄然預立之防是又以勸懲之機與仁讓之化而譜之可通于史者也許之著姓于吾泉舊矣上世有諱稷公者登唐貞元間進士實踵歐陽行周先生而開清源之

文獻者也世遠時移譜牒久廢 明興以來嘗再修之矣今給諫賜山君詳訂舊本復加編緝支分派析秩秩有序按其圖以論其世而逝者之精神魂魄生者之長幼尊卑恍若陟降森列坐立拜揖於堂階之上下至其所著條說因此以儆彼舉一以諷百直與蘇明允氏相爲符合使許氏子孫捧而觀之必將有尊祖睦族之思而不忍忘有敦禮尚義之防而不敢忽由其不忍與不敢之心而仁讓之化因之以洽斯譜也其眞有史氏遺意矣然余閱其舊譜自貞元進士公而下名公顯人代不絶書而茲編闕焉何也記

載久湮之後耳目聴睹之外昭穆世數茫然無所據以爲信而輙有所援焉以自標則其迹近於無徵而其事難以傳後是謂夸毗崇僞郭氏之所以貽笑而狄氏之所不屑爲也耤令因循沿襲不爲之一訂其訛是以存既往竢將來之書而秪足以滋後世之惑惡在其爲信譜哉蓋嘗怪漢之司馬遷號稱良史獨其自序也遠原夫重黎之初以及於程伯休父之世衛趙秦晉之間若有若無若絕若續已近於附會組織而不可信矧太史談而上所歷歷指名者其緒續止三世耳猶旁及王翦之卬以爲顯重遷之意可揣

而知逕遥華胄預足爲遷嘲咲已然則君之所闕焉
而不録者正史氏闕疑意君其深於史也哉

特峯趙先生九十壽序

黄生某自襄受經時從學士先生訂繹疑義剖析異同必曰特峯趙先生云何即未及門實私淑艾焉而先生諸子克紹箕裘緒某不敏謬託石交稔先生身範家法益習是歲先生壽九十矣先生仕止郡守優游泉石者幾五十年鄉大夫士謂先生經術似嚴彭祖而弗參石渠之論難宦蹟似郭細侯而弗遇建武之延登爰歎厥未竟之施以昌熾貽綿壽祉某獨謂先生之早休益算天實以耆宿畀吾郡用樹諸人士羽儀盖世道關焉匪第一身一家之私慶已耳今夫

世道升降則風俗爲之樞自風之下也而汏靡囂競于今已極顧其敎靡渾雅之氣醞釀於造化陶鑄爲人物有盎然長存者猶之萌挺爲華蕚大艷矣而根未始萎流衍爲汗漫大溢矣而源未始涸歸根還源復自有待故先進之爲禮樂矩也老成人之爲邦家重也眉壽無疆之爲君子祝也有之爲世道計也其嘗侍長老游譚成弘以前事大率 士風樸茂仕者職思其居誦羔羊素絲雅自兢惕於閱探弄幻之精神濃郁芬芳之世味漠焉弗省也即退而偃卧衡門多闇然潛修葆真履坦高不至標名衒異卑不至[illegible]趨

試衆倘所謂三代之遺非耶先生生正德辛亥追視成弘猶在眉睫未雕之璞未散之醇獨于先生焉鍾之方其起家甲第遲回中外分符竹于滇南滇士民慕若父師視若畏壘先生念母春秋高陟屺在望遂脫躧一官去之歸而扃户迯寂蔬糲以當膏粱布帛以當錦綺第宅不加拓糈稸不加豐日惟左右圖史上下古今遠方四外之士以執經至者閭爲之啓扉傳業諸郡邑守長行部監司枉于旌式廬曾不獲望見顏色子若孫綴纓穀登貢籍者濟濟於吾郡無兩人咸爲忻企豔羡先生逾自冲約無論衛武抑戒之

敝老而弗懈即所爲訓飭子孫凛若萬石君家法諸子孫遵教亦如之頃歲搆精舍山中觀耕稼蒔竹木足跡罕窺城市縉紳學子樵夫牧豎望公至如麟鳳乍睹矣今歲登九袠而手神健王步履康莊人謂先生殆神僊中人歟夫世俗所稱壽者往往侈神僊冲舉事以効遐祝如青牛稅駕於流沙王舄報章於蓬海皆誕幻不足信信有之亦奚關人世輕重惟先進耆德之老巋然久視俾見者醉心聞者竦慕永永欽而式焉挽汰靡爲簡質挽囂競爲恬默即棲遲岩藪詎膺非世道倚賴之身此則某之所爲先生祝矣

泉州府志序

吾郡志不知何昉所可知者宋嘉定淳祐我　朝嘉靖隆慶各有志其書之行於世隨古今為代謝而一郡千秋故實如火之傳薪車之接軌亦以永續於不磨自隆慶戊辰迄于今四十有五載矣楚梅城陽公由戶曹大夫出守吾郡廉平敏達閱載政成閒閤餘閒念郡志久闕圖續修之請於撫按藩臬諸臺皆報可則偕通守蘭谿徐公推守安莊伍公左顧不佞翔而屬之筆不佞耄矣固辭弗克任而公固委之所延請共事者則銓部林君志唯省元李君宗謙儀部何

君稱孝學憲蘇君弘家皆博雅正直可藉以匡吾不逮不佞乃黽勉執役焉群玉駢萃奚用雕鏤衆音相宣已諧韶濩凡六閱月而志告成陽公則又屬不佞序盖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令天下郡國各有志奚啻百矣顧其叙事屬詞率多繁而不約較之國策國語其篇章卷帙多寡懸殊得非以述往詔來寧詳毋畧為守故重之耶夫守擅一方靈寵户口登耗政事得失人才盛衰風俗醇駁咸握機黄堂之上其或政平訟理閭畝樂業則山增輝而川增潤否則妖蠥之氣應之由古鏡今班班不爽語有之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郡國有志固二千石鑑衡也夫惡得而不重也若西漢良守若黃霸龔遂留意民間微而畜養種樹重則孝弟力田咸著為之籍記而别於版籍賦斂之法良有司賢士大夫之業張敞守山陽上言其戶口籍數課計事略文類自試它郡條奏其政治所繇廢所以興之狀史稱其以經術輔政參用儒雅不虛哉陽公起家良令敭歷有年一出而驂五馬聞見廣猷念深矣諸所撫綏振飭易俗移風直足班漢家循良而出其右第令旁詢諸僚寀集郡邑博士整齊故實稱教令臨決之詞不足以創盛典垂後觀而下詢閭

闕草浮為也不佞則諗于共事諸君子太守公責成之之意殷矣是宋真王二賢守所未遑也吾儕其何以圖稱塞昔孔子善鄭國為命說者謂子產棣國總司厥事以潤色為首功而其實不然蓋鄭之諸賢實各攄所長以襄國政草創潤色詎寧有低昂而獨討論亟焉是衆思所為集衆言所折衷周書曰議事以制孟氏曰論世尚友胥此道也以故諸君子殫精畢慮審法制之沿革揆時宜之適變覈官方於民譽衡人品於旦評彼此錯綜可否相濟其討論甚詳而偏私之見弗與焉此則不佞輩所以留意参梓而郡副太

守公責成之極思也若其永譽汗青以爲玆志重者則太守公預之矣不佞以一日之長奉公命僭序于篇端

大方伯楊貫齋公七十壽序

粤隆慶戊辰吾鄉舉制科者十有八士今白首無恙朝夕相過從得優游林泉之適者惟余與楊方伯貫齋公而已公少於予四歲是歲壽亦躋七袠矣諸親朋謂余言為公祝余夙鹵莽獨徼有天幸叢質餘生歷閱人世若滄桑之變聊叙述見聞抒所蘊稸亦足以資鼓掌丞玄譚如持一卮相晤對云爾盖凡稱壽者必曰仙人列仙傳有老氏太史公則謂老氏百六十餘歲直以修道養壽耳夫世鮮聞道之人久矣於是乎功名富貴之士與道德之士歧而為三又有膻

慕雄爭飾詐沽譽以要利達而功名富貴之士涸而為一顧是二者將安傳哉必其七尺之軀久存于覆載間乃克恇營而圖之倨坐而享之世態塵情往往狃其所有餘爭於所不足疾趨顛蹶夜行漏盡計之以百年擲之于倏忽競之以牙戟失之于衽席冥迷終其身而弗悟也老氏致虛守靜洞觀世態則為之說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於以警世切矣而猶慮其弗惕也則又為之說曰知足之足常足又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夫至於稱天以警之蠢蠢凡庶可以悠然動矣乃又有功名富貴之夫息肩[illegible]

妄意長生高者習經伸吐納卑者嘗服食藥餌又卑者謬譚鉛汞廣延方士求益於誕幻不可知之術謂眉壽亦可強而致終身無所不足也得微視道德經爲迂談耶余觀貫齋公蓋深於知足之旨者也公初宰劇邑以賢能卓異著聲用常調遷户曹郎恬然安之無它羨也累資望至臬副方寖寖顯陟意有所弗合遽脱屣去之無滯繫也銓司采輿議起公田間遞擢至楚左轄其功望日振廷推開府者屢矣爲忌者所中衆情憤惋公飄然乞身而歸無慍懟也蓋里居三年而始躋七十日閉扃守寂左圖右史與二三相

知素交相往還已耳試追遡通籍以後世路升沉人情熙攘變幻萬千而不可勝原曾有異於一瞬乎又試自今日順數之以逮於百歲即日長子孫日開咲口視已往之年又既頃俄復有異於一瞬乎語有之化國之日舒以長豈必漢文之世日再中哉夫昏旦亘而成日寒暑亘而成歲優游暇豫之時多則見為有餘紛騖疾馳之時多則見為不足蘇文忠公謂無事靜坐之日可以當兩日猶不啻也莊生所謂不導引而壽者也公於此道也深矣余荒耄五官之用不逮公遠甚每咲弇州王元美氏矢絶筆硯而欲弄翰

娓日為人役不休余兹壽公直以筆研供嘻咲彼老氏道德經精請與衍律以清靜無為之旨猶多此五千言也公其置之一哂乎